

美文十八家

后卷

贾平凹 主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贾平凹

主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美文十八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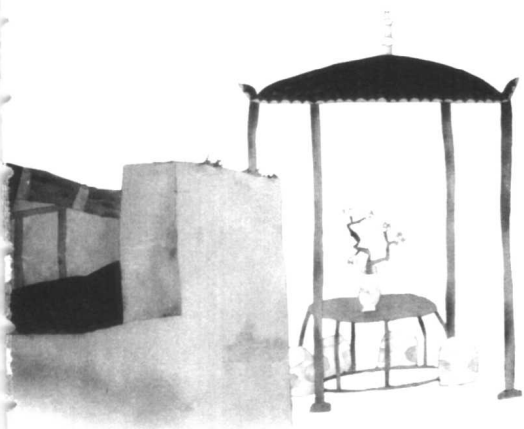
后卷

美文十八家

后卷

贾平凹 主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美文十八家（后卷）

目 录

高建群

- 走马西来欲到天……………（ 3 ）
- 牛的舌头……………（ 7 ）
- 营造……………（ 11 ）

费振钟

- 悬壶外谈……………（ 17 ）
- 扁鹊考……………（ 17 ）
- 张仲景考……………（ 20 ）
- 关于傅青主……………（ 24 ）
- 神农……………（ 28 ）
- 由李时珍与吴其濬谈起……………（ 30 ）

朱以撒

- 石头上的永恒……………（ 37 ）
- 走出长安……………（ 44 ）
- 飘逸的古风……………（ 54 ）

孙见喜

夜村·····	(67)
古树档案·····	(70)
土炕档案·····	(76)
老坟档案·····	(80)
请自重，涵泊兄·····	(85)

龙 冬

天边外的书尘·····	(93)
西藏去来 ——题记和后记·····	(105)

李天芳

小巷美人·····	(113)
财富 ——写给路遥·····	(118)

刘烨园

精神收藏 (一) ·····	(129)
精神收藏 (二) ·····	(139)

方英文

《周易》是一个圆圈 ·····	(149)
临汾日记·····	(154)
上电视·····	(161)

红 柯

- 技术王朝的缺憾····· (167)
- 龙脉····· (171)
- 给兵马俑吹口气····· (176)

潘向黎

- 正月初五流水抄····· (181)
- 别院看花事外心····· (187)

邢小利

- 与蝙蝠夜叙····· (195)
- 鸟为什么而叫····· (201)
- 城市眺望与遐想····· (204)

周晓枫

- 种粒····· (215)
- 锻炼····· (225)

朱 鸿

-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····· (237)

谢子安

- 梨花作盏饮清风····· (259)
- 田园····· (264)
- 院外····· (271)

美玉十八家 ◎ 后卷 目录

刁永泉

- 悼幽谷的小鹿····· (279)
桃之殇····· (283)

李霁宇

- 生命美如斯····· (291)
足的别论····· (297)

庞天舒

- 海韵····· (305)
高贵的汗血马····· (312)
远行的公主····· (318)

唐 韵

- 在七月的一棵苹果树下
——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(一) ····· (325)
猴子这东西
——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(二) ····· (329)
生命如夏花
——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(三) ····· (334)

高建群

走马西来欲到天

牛的舌头

营 造

走马西来欲到天

出古城西安，顺西安至包头的公路，经黄陵、经延安，穿越陕北高原。尔后取道三边，溯黄河北上，直指银川。路途中先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山，出了山的包围之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平展展的沙地，直铺天际，孤零零几棵树木，立在远处。长城的残骸，隐约可见。隔一段，长城便有一个烽火台。烽火台因为岁月的剥蚀，仅剩一个半截土包，同行的作家周涛说，那像太监的生殖器。

银川城像黄河用臂腕接着的一个宠儿。满眼黄沙到这里突然为一座异样风格的城郭所代替。有双塔和钟楼，有清真寺，有一群个性突出、才华横溢、嘴角挂着幽默的人。清真寺的主持老保刚从麦加朝觐归来，开口闭口必谈穆斯林精神。行政官员老董刚刚在北京主持完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谈吐还停留在一种答辩式的思维中。作家张贤亮请我们参观他的影视城。去年我来银川，他对我说，这里最大的财富是荒凉，我随手抓一把，便是商品。今年他说，欢迎游客来多多益善，他们从影视城里带走的是两脚黄土，留下来的是钱。

银川小住三日，享受了那灿烂的好莱坞式的高原阳光之

后，便取道西海固，取道六盘山，去西部另一个重镇兰州。

西夏王陵在银川城左近，背倚那嵯峨的贺兰山。几十座陵墓已经被毁，只剩下旷野里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式的小土包。毁它的是元的军队。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，就是在进攻银川城时，为流矢所伤，不治而亡的。所以元军队血腥兴庆府（银川城的原名），尽杀降卒，并将西夏王陵掘地三尺，暴尸旷野。

西夏民族已经灭亡，西夏文字也已经失传。尔后银川出了个能破译西夏文的大学者叫李范文。李给我的记事本上用西夏文写了“常乐”二字，字形古怪，据说这字是西夏王元昊独创的。一个民族就这样说没有就没有了，这总给人一种四顾茫然、不胜唏嘘之感。我对宁夏的朋友说，西夏的开国皇帝是李继迁，而明末清初的陕北米脂桃镇人李自成一族，据说是李继迁的后裔，也许，他该是他们的传人吧。李姓如今依然是旺族，革命时期还出过个民主人士李鼎铭，等等。行文至此，我还记起两句古诗，是说李自成身世的：“一朝兵败防株累，尽说斯儿起牧羊！”

看罢西夏王陵，溯黄河而上，便进入“苦焦甲天下”的西海固地区。所谓的“西海固”，是西吉县、海原县、固原县的合称，为回民兄弟居住地区。回民为什么居住在这里？据说，凶猛的左宗棠在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，要为这些降卒寻找一个安顿处，他在给清廷的奏章中，提出这地方必须有三个条件，一是饿不死，二是活不旺，三是无险可倚。清廷同意了他的话，于是他遍搜天下，四处踏勘，最后选定了西海固。

当我从这块苦难的土地穿过时，我有一种被历史窒息的感觉。且让我脱帽，向所有的从事伟大生存斗争的民族致敬，向人类苦难的昨天致敬。能够惟一叫我高兴起来的是，当地政府官员说，扬黄引水工程正在建设，西海固正在脱贫。

六盘山是一座险峻的大山。六盘山往下，便进入地势相对平缓的甘肃境内了。我们过山时正逢漫天大雪，被雪覆盖了的山坡一层一层，像几何图案。山口，立着毛泽东手书的那有关六盘山的著名诗句。

乱哄哄的兰州城，脏兮兮的兰州城，由许多古板的灰色建筑物组成的兰州城，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。这座城市惟一的特色，也许就是那条喧嚣地穿越而过的黄河。

再往前走吧，向北方！现在正是远行的季节。艾青说过，北方是悲哀的。艾青之后，郭小川也说过这话。郭小川之后，有个战士诗人陈辉也说过这话。

兰州离西宁其实很近。我们的车，沿着一条叫湟水的河流，溯流而上，到了西宁。穷山恶水包围中难得的一块锦绣繁华之地，这就是西宁。越往前走，我的心里越有一种惊悸的感觉。我感到自己正向一座深不可测的深渊走去，向神秘的不可知的远处走去。宛如人们所说的托尔斯泰蹒跚在精神的荒原上一样。我这时候想起“走马西来欲到天”这句话。

从西宁往前走，穿越日月山。日月山据说是文成公主进藏时，将日月宝鉴在这里摔碎的地方。日月山极高，两座山头，朝天挺起，像女人两只奶头，青藏公路就从乳沟穿过。我们过时，风大极了，吹得人满地跑，皮大衣被风吹起，摇摇曳曳，像鹰的翅膀。

下来就是明净的、深厚的、缄默的，像一个慵懒的睡美人一样横卧在高原上的青海湖了。我们在青海湖的冰面上，走了很久很久，我遗憾没有让我的儿子和老婆来，让他们感受这雄伟的风景，让他们知道人间有大美。

远处是雪山。长云列阵，悬浮在绵延雪山的顶巅。近处是空旷的戈壁草原，牦牛一群一群地在其间游曳。一位藏族牧牛

姑娘，骑着马颤悠悠地走来，在我们的车前停下。姑娘镶着象征富贵的大金牙，头上则梳了许多的辫子。“能数数您头上的辫子吗？”我们问。姑娘同意了。姑娘叫多吉卓玛，她头上的辫子一共是 82 根。

还要往前走吗？远处 500 公里处是格尔木，格尔木再往前走，或是阿里高原（穿过高原便是新疆），或是拉萨。女作家毕淑敏主张往前走，因为她曾在阿里当过兵，想重游旧地。周涛先生却不想走了，因为他开始高原反应。最后开车的司机小徐也脸色发青，开始呕吐了，于是行程到此结束。

那没有去过的地方就留给日后了。不过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还会有多少个“日后”呢？“那太阳落山的地方有金子！”这是美国戏剧大师尤金·奥尼尔借剧中人之口说过的话。对于那金碧辉煌的远方，也许我们此生注定无缘一识，我们将注定羁绊在自己为自己划定的范围中，所以，我们注定平庸一生！

牛的舌头

家里有一块砖头。砖头呈青灰色，比普通的砖大一些，砖上有四个指头印。大拇指是张开的，依次是二拇指，中指和无名指。这块砖头我是在唐崇陵拣到的，平日搁在书架的顶上，若有朋友来访，有了兴趣，我就取下这块砖头，请朋友们将手往上面按。奇得很，不管是女性的纤纤小手，还是男性的熊掌一样的大手，按在上面，都严摸扎楔十分合适。

当初这块砖尚是潮湿的土坯时，第一个按这手印的，是建唐崇陵的一个工匠。他是谁，我们已经无从知道，他按这手印，当时大约是一种标记、一种商标，表明这块砖出自他手，督造者需要他这样的手印，以保证质量，承担责任。

如是说来，这样的砖当是批量生产的，它还应当很多。但是不多，岁月已经将许多毁灭了。文管所的张主任说，这种手印砖很珍贵，日本的客人，东南亚的客人，如果你送他一块手印砖，他会把它当无价之宝的。我很幸运，在那个秋阳炎炎的中午，当我驱车咸阳塬，路经崇陵时，土包的断层上，这块手印砖显露了出来。它是越过一千余年的时间历程在等迟到的我吗？我不知道！我得到了它，这就够了，并且将它置于我的书

架之上，与那些古装的书和现代的书为伍。

这工匠如果有子孙，如果这香火能够绵延至今，那大约会是一族人，说不定我还会和他们中的某一位相识。说不定还会有一个巧合，那第一个按手印的，正是我那遥远的祖先。不过这巧合的系数实在太小，大约只占十亿分之一。凭这个手印，此刻我仍能想见，这位无名无姓，无香无臭的劳动者，当年在这关中平原的炎炎骄阳之下，挥汗如雨地劳作的情景。

砖头上只印了四个指头，另一个指头在砖头之外。那丢失的指头已经成为虚空，虚空得让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但是这四个还在，而仅有这四个，便可以给我们一块垫脚石，供我们从这上面起飞而进入想像。四个指头蛋儿，哪个是簸箕，哪个是斗，还依稀可辨，掌上的那些纹路，也都还有些蛛丝马迹可寻，最清晰的当然是那些指关节的位置了，它是那么深深地一节一节，像竹笋的节一样，印进砖里，从而显示出这个劳动者久经磨砺的手指。当初，这只手肯定是实实在在地按了下去的，因为由于挤压，这个掌印上，手心部分，拥起了厚厚的几处硬埂。

密密的玉米地里，有一个高数十丈，占地十余亩的大土包，人们说这是阿房宫遗址。当年杜牧笔下“覆盖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”的这座秦王宫，因了西楚霸王的一把火，因了后来一代一代农人的犁铧的耕作，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惊叹号，存在于天地之间了。

我去踏访时正是仲秋。土包上生满了酸枣刺，几个穿红衣服的阿房村少女，正在摘酸枣。一个从东洋来的日本游客，拿着个照相机，正在国务院立的那个标志碑前拍照。秋风嗖嗖，眼空无物，那情景给人以不尽凄凉之感。仿效这几个少女，我也摘一把红酸枣，装进袋里，想留给我上学的儿子吃。

现在那红酸枣已经干枯，它还在我的袋里。由于季节性的更换衣服，我忘了把它给儿子了。它现在就在我掌心，仍然很红，只是少了些水分，显得有一丝岁月的凝重，有点像干涸的血。

这酸枣曾经是两千年前的酸枣吗？那阿房村的少女曾经是两千年前的少女吗？它和她们当然不是，现在是二十世纪。但是它和她们该是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一个延续——阿房宫的延续。岁月这个魔术师，每天都在和我们玩着恶作剧，它嘲笑和拒绝永恒。

唐代的感业寺——武才人出家的感业寺——被电视剧导演玩来玩去的那个感业寺，在一条公路的旁边。它如今是一所学校了，名字就叫感业寺小学。它山前是几排新盖的校舍，它的靠近后墙是一座陈旧的古庙一样的建筑。在建筑旁边，立一块石碑，石碑上刻着后人题的“武才人感业寺”字样。当我们趋车来到这石碑前时，一位感业寺小学的学生，头上扎两根羊角小辫的女孩，正在石碑遮蔽处拉屎。听到汽车响，这位伟大的女孩，就提上裤子，跑回教室里去了。继尔，“当当当”的上课铃声响起来。我在这座石碑前拍下了一张照片。

韩信当年断头处，后来成为一片红色的荒滩，逾两千年了寸草不生。几年前农人将这片荒滩剖地为塘，种上了莲菜。我去时正是接天枝叶无穷碧之时，风动声荷叶交头接耳，摩娑有声，似有车辚辚，马嘒嘒，千军万马湍湍而来的气势，令两千年后的我们为之心悸。

而在不远处未央宫的断墙残垣上，我用指头抠出一块白色的骨头。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这大约是一节肘骨，白生生的，长约一拃。我将它把玩许久，沉吟许久后，又重新塞入墙缝，将它重新交给尘封的历史。

那演出中国历史上那一幕风流大剧的大明宫，就在我家的左近。许多个黄昏，我都信步去踏访它。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这句话好像就是给大明宫说的。往事如烟，尔今眼前只有风中摇曳的蒿草，只因为地力被吮吸殆尽而稀稀拉拉长出的几棵玉米，一切都像被一场风刮去了一样，茫然无存。就连那座湖，也已经没有了载舟之水，只剩下一片低洼。低洼处偶见几个隆起的土堆，人说那当年是湖心岛。

我捧起大明宫的一把尘土。陆放翁说：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！如果这话不是骗我，那么，且让我将鼻子凑到跟前，看是否能闻到杨贵妃的艳香。我嗅到了吗？我不知道！不过当我在麟德殿那残留的石础上，静静地冥想，而又是暮色初起的时候，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，感觉到那绝代佳人也许会在某一石柱后面向你回眸一笑，感觉到不知何处玉佩叮当，暗香浮动，这对风流宝贝突然不经意地出现在你面前。

再回到我拣手印砖的唐崇陵上来。那座陵前当年曾有一块碑子，正是这位皇帝的正儿八经的碑位。一些年前，一户农家偷偷地把这碑子抬回家，做了牛槽的槽底。这是一块坚硬的花岗岩石碑，正是拜伦悲凉地唱过的“纪念碑倾圮了，花岗岩粉碎了，流传他的英名要靠农夫悲凉的小调”的那种花岗岩。你信不信，牛的舌头真厉害，短短的几十年时间，墓碑上的帝王的名讳已经基本消失了，当这块石碑被重新找到。并矗立陵前的时候，我看到的，只有满碑牛的舌头。

营 造

一只蜘蛛，靠一根细丝，从户外的白杨树下颤悠悠地吊下来。那丝是它边降落时边吐的。降到与户外走廊的天花板平行的时候，蜘蛛便不动了，静静地呆在那里。它在等待什么呢？等待风。一会儿，一阵风吹来，借助风势，蜘蛛稳稳当当地落在走廊的天花板上了。

它接下来的事情是开始在天花板上织网。那些天我恰好坐一个低凳子，趴一个高凳子，在走廊里写小说，因此我看见了蜘蛛织网的整个过程。

它吐着丝，倒退着走，借助墙的一个拐角，吐出一个“十”字。尔后，再将这个十字，用一个圆圈起来。接着，又交叉两道，十字变成了“米”字。框架结构出来了，继而，从圆心开始，蜘蛛倒退着，一圈一圈地织起来。最后，一个宛如诸葛孔明“八卦图”一样的蜘蛛网结好了。这个营造用了三天的时间。——当蜘蛛选定墙的一个拐角，作为蜘蛛网的支撑点时，我哑然失笑。我想起塞林格小说里的一句话。一个小男孩说：告诉你一个谜语，你知道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吗？它说，在拐弯处碰头。